

目 次

一八九二年

恐惧 我的朋友的故事 / 3

一八九三年

匿名氏故事 / 19

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 / 101

一八九四年

黑修士 / 117

女人的王国 / 152

洛希尔的提琴 / 195

大学生 / 206

文学教师 / 210

在庄园里 / 236

花匠头目的故事 / 245

一八九五年

三年 / 253

太太 / 347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 354

白额头 / 368

凶杀 / 374

阿莉阿德娜 / 404

带阁楼的房子 画家的故事 / 431

题解 / 450

女人的王国

一、前 夜

这儿有一大叠钞票。这是森林中那个别墅的总管汇来的。他在信上写道：他汇去一千五百卢布，这笔钱是他在法院二审中胜诉，依照判决，从某某人那里取得的。安娜·阿基莫芙娜不喜欢而且害怕像“依照判决取得”和“胜诉”这类字眼。她知道没有司法制度不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逢常常跟人家打官司的工厂经理纳扎雷奇或者别墅总管替她打赢一场官司，她总是心惊肉跳，好像问心有愧似的。现在她也心惊胆战，觉得不自在，一心想把这一千五放到远处去，免得看见它。

她烦恼地暗想：她今年二十六岁，那些跟她同年龄的女人如今正操持家务，做得累了，就香甜地睡一觉，到明天早晨醒来，心情愉快，像过节似的。她们有许多人早已结婚，有子女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什么缘故，却得像老太婆似的，坐着看这些信，在信上加批语，写回信，然后整个傍晚什么事也不做，一直熬到午夜，光是等着困倦了好去睡觉；而明天呢，一整天会有许多人来拜节，向她请托种种事情；到后天，工厂里一定会出事，例如某人挨了打，或者某人酗酒死了，她就会由于某种缘故感到良心痛苦；等到节期过完，纳扎雷奇会因为工人旷工而开除二十来个人，那二十来个人就会脱下帽子，一起来到她家门口，站着不走，她却不好意思

思出去见他们，临了，他们像狗似的让人赶走。于是所有的熟人都会背着她纷纷议论，给她写匿名信，说她是财主，剥削者，说她吞吃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

桌上靠边的地方放着一叠信，她已经看过，放在一边了。那都是告帮的信。写信的人中有挨饿的，有酗酒的，有家里人口众多、负担很重的，有患病的，有受屈辱的，有怀才不遇的。……安娜·阿基莫芙娜已经在每封信上加了批语，有的给三个卢布，有的给五个，这些信今天就要送到账房去，明天账房会分发救济金，或者用那些职员的话来说，就是“喂野兽”。

此外还有四百七十个卢布要零星散发出去，那是一笔存款的利息，这笔存款是由去世的阿基木·伊凡内奇立下遗嘱专供周济穷苦人用的。明天将会挤得不像样子。从大门口到账房门口会排上一长行陌生人，他们面目狰狞，衣服褴褛，挨冻受饿，已经喝醉酒，用沙哑的声音把恩人安娜·阿基莫芙娜和她的父母歌颂一番。后面的人挤前面的人，前面的人就用难听的话叫骂。账房里的职员被喧哗声、相骂声和哭诉声吵得心烦，就跳出来，照准什么人的脸打一个嘴巴，招得大家直乐。她自己的人，那些工人，却在节日前除了工资以外什么也得不到，这时候已经把工资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站在院子里瞧着发笑，有的看得眼热，有的冷嘲热讽。

“商人，特别是商人的女眷，往往喜欢叫花子胜过喜欢自己的工人，”安娜·阿基莫芙娜暗想。“事情永远是这样的。”

她的眼光落在那叠钞票上。明天把这些不需用的、讨厌的钱分发给工人倒挺好，可是白白给工人钱也不行，如果这样做，他们下一次会再来要。况且工厂里总共有一千八百多名工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还没算在内，那么这一千五顶得了什么事？要不，就这么办：从这些写信来告帮的人们当中，挑出一个不幸的、对美好的生活早已失去希望的人来，把这一千五送给他。这笔钱会像晴天霹雳似的把那个可怜人惊得目瞪口呆，说不

定他会生平第一次感到幸福。安娜·阿基莫芙娜觉得这个想法倒也新奇有趣，使她着迷。她就从那叠信里随意抽出一封，看了一遍。有一个姓恰里科夫的十二等文官早已失业，害着病，住在古兴家的房子里，他的妻子得了癆病，有五个年纪很小的女儿。安娜·阿基莫芙娜对恰里科夫住着的那所古兴家的四层楼房子是很熟悉的。啊，那是一所难看的、朽坏的、于健康有害的房子！

“我就把这笔钱送给恰里科夫好了，”她决定。“我不打算派人送去，还是我自己走一趟，免得多费口舌。对，”她想着，把那一千五放进衣袋里。“我去看一看，也许可以给那些小姑娘想点办法呢。”

她高兴起来，就拉了拉铃，吩咐套车。

等到她坐上雪橇，已经傍晚六点多钟了。各幢厂房的窗子里灯光明亮，因此这个大院子显得很黑。大门旁边，院子深处，靠近仓库和工人宿舍的地方，都点了电灯。

这些幽暗阴沉的厂房、仓库、工人所住的宿舍，安娜·阿基莫芙娜都不喜欢，看着害怕。那幢主要的厂房，她在父亲去世以后只去过一次。那些架着铁梁的高天花板，那许多转得很快的大轮子，传送带，杠杆，那种尖利刺耳的嘶嘶声，钢板的磕碰声，斗车的吱吱嘎嘎声，蒸气粗嘎的声响，那些苍白的或者通红的，再不就是扑满煤灰而乌黑的脸膛，那些汗湿的衬衫，那些由钢、铜、火焰放出的亮光，那种油脂和煤炭的气味，那种时而火热、时而冷飕飕的风，在她心上留下了地狱般的印象。她觉得那些轮子、杠杆、炽热而嘶嘶响的汽缸似乎极力要从它们的羁绊里挣脱出来，打死那些工人；而工人们呢，带着操劳的脸色，听不见彼此所说的话，跑来跑去，在机器旁边忙忙碌碌，仿佛极力要阻止它们可怕的活动似的。他们把一个什么东西指给安娜·阿基莫芙娜看，恭恭敬敬地对她解说一番。她记得在锻铁车间里，人们从火炉里拉出一块烧红的铁来，有一个头上扎着小皮带的老人和另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胸前挂着表链、带着气愤的脸

容、多半是个工头的年轻人抡起锤子砸那块铁，砸得金黄色的火花往四下里飞溅，过一忽儿，她面前就哗唧一响，摊开一大块铁板。老人笔直地站在那儿，面带笑容，年轻人用衣袖擦着汗湿的脸，对她解说着什么。她还记得在另一个车间里有个独眼的老人在锯一块铁，铁屑纷纷撒下来；有一个头发棕红色的工人戴着黑色眼镜，穿着满是窟窿的衬衫，在旋床旁边干活，用一块钢制造什么东西，那旋床在轰响，尖叫，呼啸，闹得安娜·阿基莫芙娜直恶心，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正在钻她的耳朵。她瞧着，听着，什么也不懂，好意地微笑着，觉得难为情。你靠这个企业吃饭，从它那儿拿到几十万卢布，可是你却不了解它，也会喜欢它，这是多么奇怪啊！

至于工人宿舍，她一次也没去过。听说那边潮湿，有臭虫，人们生活放荡，乱七八糟。事情很奇怪：为了整顿宿舍，每年花掉成千的卢布，可是工人的状况，如果相信匿名信上的话，却一年比一年糟。……

“父亲在世时，事情倒还有点条理，”安娜·阿基莫芙娜坐着雪橇走出院子，心里暗想，“因为他自己做过工人，知道该怎么办。我却什么也不懂，光干些蠢事。”

她又感到烦闷，不再因为出门而高兴了。她想到那个幸运者将眼见一千五百个卢布像从天而降般地落在他手里，她就不再觉得新奇有趣了。家里那个价值百万的企业正在逐渐瓦解、垮台，宿舍里的工人生活得连囚犯都不如，而自己却坐着雪橇去找什么恰里科夫，这确实是在做蠢事，欺骗自己的良心。附近那些布厂和纸厂的工人们成群地沿着大道走着，或者在大道附近穿过田野，往城里有灯火的地方走去。寒冷的空气里响起笑声和畅快的谈话声。安娜·阿基莫芙娜打量着那些女人和小孩，忽然想去过一过他们那种简单、粗陋、艰难的生活。她清楚地想起很久以前，人们还管她叫阿纽特卡^①，她还是个小姑娘，跟她母亲躺在一个被窝里的时候，住

^① 安娜的昵称。

在隔壁房间里的洗衣女工在洗衣服，从附近那些人家，隔着薄薄的板壁，传来哄笑声、叫骂声、孩子的啼哭声、手风琴声、旋床和缝纫机的嗡嗡声。她的父亲阿基木·伊凡内奇差不多什么手艺都会，一点也不在乎这种拥挤和吵闹，只顾在火炉旁边焊接什么东西，或者画什么草图，刨什么东西。她恨不得按从前跟她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所做的那样，洗衣服，烫衣服，跑商店，跑酒铺才好。她应该做工人，不应该做老板！她那幢吊着枝形灯架和挂着画片的大房子，她那个穿着燕尾服、留着像丝绒般柔软的唇髭的听差米宪卡，尊严的瓦尔瓦鲁希卡，善于逢迎的阿加芙尤希卡，那些几乎每天来向她要钱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她心中惭愧的青年男女，还有那些文官，医生，那些用她的钱办慈善事业、当面恭维她、背地里却因为她出身低微而看不起她的太太们——对她来说，所有这一切是多么乏味，多么格格不入啊！

这时候雪橇驶过铁路的道口和城门。随后是房屋和菜园轮流出现，最后，雪橇来到一条宽阔的街道上，著名的古兴家的房子就在那儿。平时这条街上安安静静，而现在正是节日的前夕，因而热闹得很。小饭铺和酒馆里人声嘈杂。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不是住在本地区而是住在市中心的人坐车路过这条街道，他所看到的就全是些肮脏的人、喝醉的人、骂街的人，然而安娜·阿基莫芙娜从小就住在这一带，因此眼下在人群中不断地认出她去世的父亲，她母亲，她伯父。她的父亲是个性子温和、随随便便的人，有点喜欢幻想，无忧无虑，满不在乎，他既不喜爱钱财，也不喜爱荣誉，更不喜欢权势。他常说，做工的人没有工夫考虑过节，到教堂去。要不是因为妻子，他大概永世也不会斋戒，到了斋期照样吃荤食。可是她的伯父伊凡·伊凡内奇正好相反，他性格执拗，对待一切与宗教、政治和道德有关的事，他总是十分古板，不留情面，非但督促他自己，而且督促他所有的职员和熟人。走进他的房间而不在胸前画十字，那可万万使不得！如今安娜·阿基莫芙娜所住的那个富丽堂皇的住宅，他平日总是关门上锁，只

有在大节期，来了重要的客人，才开门，他本人呢，住在账房里，占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摆满了圣像。他热衷于旧教派，经常在自己家里招待旧教派的主教和神甫，其实他是按照东方正教的仪式受洗，举行婚礼，埋葬妻子的。他的弟弟阿基木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可是他不喜欢这个弟弟，因为弟弟为人随随便便，他把这种随随便便叫做头脑简单，傻里傻气。他还嫌他弟弟对宗教太冷淡。他亏待这个弟弟，把他当做工人，每月发给他十六个卢布。阿基木对哥哥尊称“您”，遇到请求宽恕的节日就带着全家人跪在他面前。不过伊凡·伊凡内奇在去世前三年跟弟弟亲近起来，原谅了他，而且吩咐人给阿纽特卡请来一个女家庭教师。

古兴那所房子的门道又黑又深，臭烘烘的，贴着墙壁可以听见男人的咳嗽声。安娜·阿基莫芙娜在街上下了雪橇，走进院子，向人打听第四十六号住所文官恰里科夫家该怎样走。人家就指引她走向右边最远的一扇门，从那儿登上三层楼。院子里也好，最远的那道门边也好，甚至在楼梯上，都有一种跟门道里同样难闻的气味。在安娜·阿基莫芙娜的童年时代，她父亲只是个普通工人，她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后来环境改变了，她还是以慈善家的身份常来走走。狭窄、肮脏的石头楼梯，高高的梯级，把每层楼隔开的梯台，吊在楼道上的油污的挂灯，空气中弥漫着的臭气，楼梯口房门边放着的洗衣盆、瓦罐、破旧衣服——这一切她早已十分熟悉了。……有一扇房门开着，可以看见房内有些戴着软帽的犹太裁缝正坐在台子上缝衣服。安娜·阿基莫芙娜在楼梯上遇见许多人，然而她根本没想过这些人可能得罪她。工人和农民，没喝酒的也罢，喝醉酒的也罢，她都不怕，就像她不怕她那些有知识的熟人一样。

第四十六号住所里没有前堂，推门进去就是厨房。工厂工人和手工工匠们的住处照例有油漆、焦油、皮革、煤烟之类的气味，这要看主人干的是哪一行手艺。落魄的贵族和文官的住处却可以凭一种酸溜溜的恶劣气味分辨出来。此刻，安娜·阿基莫芙娜刚刚跨进门槛，这种难闻的气味就向

她扑来。在墙角上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穿黑色上衣的男人，背对着房门，这大概就是恰里科夫本人。他身旁有五个姑娘。年纪最大的是个宽脸盘的瘦姑娘，头发里插一把梳子，看样子十五岁上下。年纪最小的是个小胖子，头发长得跟刺猬一样，至多不过三岁。这六个人正在吃饭。炉子旁边站着一个矮小、很瘦、脸色发黄的女人，穿着裙子和白上衣，手里拿着一根炉叉子。她怀着孕。

“我没料到你这么不听话，丽左琪卡，”男人用责备的口气说。

“哎，哎，真不害臊！看样子你是要爸爸揍你一顿，是吗？”

瘦女人看见门口出现一个不认得的女人，打了个冷战，放下炉叉子。

“瓦西里·尼基狄奇！”她过了一忽儿才用低沉的声音叫起来，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

男人回头一看，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是一个骨瘦如柴、肩膀很窄的人，两鬓凹陷，胸部扁平。他的眼睛又小又深，眼睛周围有着黑眼圈，鼻子挺长，像鸟嘴，微微向右歪，嘴巴很大。他的胡子分成两半，唇髭剃掉了，因此他那模样与其说像个文官，不如说像个穿号衣的跟班。

“恰里科夫先生住在这儿吗？”安娜·阿基莫芙娜问。

“对，小姐，”恰里科夫严厉地回答说，可是立刻认出她是安娜·阿基莫芙娜，就叫了起来：“格拉戈列娃小姐！安娜·阿基莫芙娜！”他忽然喘不上气来，把两只手一拍，仿佛吓坏了似的。“恩人啊！”

他呻吟一声，往她那边跑过去，嘴里呜呜地叫，像个瘫痪病人似的。他胡子上粘着白菜，嘴里冒出酒气，把脑门子贴在她的皮手笼上，仿佛失去了知觉。

“请您伸出您的手！您的神圣的手！”他气喘吁吁地说。“一场梦！一场美梦啊！孩子们，快叫醒我！”

他回转身来对着桌子，挥着拳头，用带哭声的嗓音说：

“上帝听见我们的呼声了！我们的救星，我们的天使来了！我们得

救啦！孩子们，跪下来！跪下来！”

恰里科娃太太和几个姑娘，除了最小的一个以外，不知什么缘故，赶紧收拾桌子。

“您信上说，您的妻子病得很重，”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觉得羞愧，心里厌烦了。

“我不给他一千五，”她暗想。

“这就是她，我的妻子！”恰里科夫用尖细的女人声调说，仿佛眼泪涌进了他的脑袋。“这就是她，不幸的女人！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棺材！可是我们，小姐，并不抱怨。与其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死吧，不幸的女人！”

“他何必装腔作势？”安娜·阿基莫芙娜气恼地想。“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惯于跟商人打交道。”

“请您像对待普通人那样跟我说话，”她说。“我不喜欢看滑稽戏。”

“是，小姐。五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在葬礼的烛光下守着母亲的棺材，这居然是滑稽戏！唉！”恰里科夫转过脸去，伤心地说。

“别说了！”他妻子小声说着，拉拉他的衣袖。“我们这儿没有收拾干净，小姐，”她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请原谅。……您明白，家里人口多，住得很挤，不过一家人过得和和气气的。”

“我不给他一千五了，”安娜·阿基莫芙娜又想。

为了赶快躲开这些人，躲开这种酸溜溜的气味，她已经拿出钱夹，决定取出二十五个卢布，不再多给，可是她想到她为这一点点钱走这么远的路，打搅这些人，忽然觉得害臊了。

“如果您给我纸张和墨水，我就马上给一位跟我很熟的大夫写封信，要他到您这儿来一趟，”她说，脸红了。“那位大夫很好。我要给您留点钱支付医药费。”

恰里科娃太太连忙跑过去擦桌子。

“这儿不干净！你怎么了？”恰里科夫小声说，气冲冲地瞧着她。

“领她到客房的屋里去！请，小姐，我斗胆要求您到我们客房的屋里去！”他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那边干净。”

“奥西普·伊里奇不准外人走进他的房间！”有一个姑娘厉声说道。

可是他们已经领着安娜·阿基莫芙娜从厨房里穿过狭窄的过道房间，在两张床中间走过去。从床上的布置可以看出，有一张床上直着睡两个人，另一张床上横着睡三个人。前面那个住着房客的房间果然干干净净。那儿有一张整洁的床，上面铺着一块红色的毛毯，枕头上蒙着白套子，床上甚至有一个放表的盒子。桌上铺一块麻布的桌布，上面放着一个乳白色的墨水瓶、一支钢笔、一些纸张、几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摆得很妥帖。另一张干活用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修表用的工具和一些拆开的怀表。墙上挂着小锤子、钳子、小钻子、凿子、镊子等，还挂着三只挂钟，滴滴答答响。有一只挂钟很大，钟摆挺粗，小饭铺里常挂这样的钟。

安娜·阿基莫芙娜动手写信的时候，看见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和一张她自己的照片。这使她暗暗吃惊。

“你们这儿住着个什么人？”她问。

“房客彼梅诺夫，小姐。他就在您的厂里做工。”

“是吗？我还以为他是个钟表匠呢。”

“他是下班以后业余修理钟表的。他喜欢干这种活，小姐。”

大家沉默了一阵，人只听得见钟表的滴答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后来恰里科夫叹了一口气，带着愤懑的心情讥诮地说：

“人家说的是实话：光有贵族出身和文官官品是做不成皮大衣的。帽子上倒是有帽徽，贵族的头衔也不缺，可是却没有吃的。依我看来，如果出身低贱的人肯帮助穷人，他就比一个陷入贫困而又染上恶习的恰里科夫高贵得多。”

他为了讨好安娜·阿基莫芙娜就又说了几句糟蹋自己的贵族身份的话。事情很清楚：他压低自己是因为他认为他比她高。这当儿她已经写完信，封上信口。这封信会被他们丢掉，钱也不会用在医药上，这一点她是知道的，可是她仍旧在桌上放了二十五个卢布，后来想一想，又加上两张红钞票^①。恰里科娃太太那只又瘦又黄、像鸡爪子似的手在她的眼前闪现了一下，一把抓住了那些钱。

“承您开恩，给了这些医药费，”恰里科夫用发抖的声音说，“可是请您把援助的手也伸给我……和我的孩子们吧，”他补充说，呜咽起来，“这些不幸的孩子啊！我倒不替自己担心，却替女儿们担心！我害怕淫荡的多头蛇^②！”

安娜·阿基莫芙娜极力要打开钱夹，可是钱夹的开关坏了，她心慌意乱，脸红了。她害臊，因为人们站在她面前，瞧着她的手，等着，大概心底里在嘲笑她吧。这时候，不知什么人走进厨房，顿着脚，抖掉鞋上的雪。

“房客来了，”恰里科娃太太说。

安娜·阿基莫芙娜越发慌了。她不愿意让工厂里的人碰见她处在这种可笑的局面里；可是房客却仿佛故意捣乱似的，走进房里来了，就在这当儿，她终于拧坏开关，递给恰里科夫几张钞票，而恰里科夫像瘫痪病人那样发出呜呜的声音，撮着嘴唇寻找一个可以吻她的地方。她认出这个房客就是先前在锻铁车间里当她的面把一块铁板弄得轰轰响而且对她作了说明的那个工人。此刻他分明直接从工厂里来，他的脸被烟子熏得发黑，在半边脸上，靠近鼻子的地方，粘着黑烟。他的手完全是黑的，他那没系腰带的工作服由于满是油污而发亮。他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肩膀很宽，显然十分强壮。安娜·阿基莫芙娜第一眼就看出他是

^① 10 卢布的纸币。

^② 希腊神话中的九头巨蛇。九头中的一头被砍下来还会再生。

个每月工钱不会少于三十五个卢布、十分严厉、喜欢喊叫、常打工人耳光的工头，这可以从他的站相，从他看见自己房间里有女人而突然不知不觉做出来的那种姿势看出来，特别因为他的裤腿不塞在靴筒里，胸前缝着衣袋，他那把尖胡子剪得挺漂亮。她那去世的父亲阿基木·伊凡内奇虽是厂主的弟弟，可还是怕像房客这样的工头，总是讨好他们。

“对不起，您不在，我们擅自到这儿来了，”安娜·阿基莫芙娜说。

工人惊奇地瞧着她，发窘地微笑，没有说话。

“您，小姐，大点声说话……”恰里科夫轻声说。“彼梅诺夫先生每天傍晚从工厂里回来，耳朵总是发聋。”

可是安娜·阿基莫芙娜想到在这儿已经没有事可做，不由得暗自高兴，就点一下头，赶快走出去了。彼梅诺夫走出来送她。

“您在我们这儿工作很久了吗？”她大声问道，没有转过头去看他。

“从九岁一直到现在。您伯父在世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厂干活了。”

“嘿，年数不少！我伯父和我父亲认得所有的职工，我却几乎一个也不认得。我以前见过您，可是不知道您姓彼梅诺夫。”

安娜·阿基莫芙娜有心在他面前为自己辩解，就装出一副姿态，要他知道刚才她给钱不是认真给，而是闹着玩的。

“哎，真是穷啊！”她叹道。“平日也好，节日也好，我们总在做善事，可是没有什么成效。我觉得接济恰里科夫这样的人是徒劳无益的。”

“当然，是没有益处，”彼梅诺夫同意。“不管您给多少，他统统拿去喝酒了事。现在，夫妇俩就要你争我夺，打一夜的架了，”他补充道，笑了起来。

“是的，必须承认，我们的慈善事业是毫无益处，无聊可笑的。可是话说回来，您会同意，揣着手坐着也不行，总得干点什么才是。比方说，应该拿恰里科夫夫妇怎么办呢？”

她回转身来对着彼梅诺夫，站住，等他回答。他也站住，慢慢地耸了

耸肩膀，没有说话。他分明知道该拿恰里科夫夫妇怎么办，可是那种办法太粗暴，不人道，他甚至不敢说出口。对他来说，恰里科夫夫妇是如此乏味，如此卑微，以致过了一忽儿他就把他们给忘掉了。他瞧着安娜·阿基莫芙娜的眼睛，愉快地微笑着，从他的表情看来，他像是正在做着好梦似的。直到现在，站在他的身边，安娜·阿基莫芙娜才从他的脸相，特别是从他的眼神看出来，他是多么疲劳，多么困倦。

“是啊，那一千五倒应该给他！”她暗想，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她觉得这个想法不妥当，会侮辱彼梅诺夫。

“您大概已经工作得周身酸痛了，可是您还送我出来，”她一面走下楼梯一面说。“您回家去吧。”

可是他没听清楚。到了街上，他跑到前面去，撩开雪橇上的车毯，扶着安娜·阿基莫芙娜坐上雪橇，说：

“祝您过节万事如意！”

二、早 晨

“教堂里早就敲过钟了！真糟糕，等您赶去，人早都走散了！快起来吧！”

“两匹马跑呀，跑呀……”安娜·阿基莫芙娜说着，醒过来了。她的使女，红头发的玛霞，手里举着蜡烛，站在她面前。“什么事？你有什么事？”

“弥撒已经做完了！”玛霞说，急坏了。“我这是第三次来叫您！要按我的意思，您就是睡到傍晚也不碍事，可是要知道，是您自己吩咐我来叫醒您的啊！”

安娜·阿基莫芙娜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往窗外看一眼。外面还一片漆黑，只有窗框的底边粘着雪而发白。传来低沉的钟声，然而这不是本教区

在打钟，而是远处什么地方传来的钟声。小桌上的座钟指明现在是六点零三分。

“好，玛霞。……过三分钟就起来……”安娜·阿基莫芙娜用恳求的声调说，拉过被子蒙上头。

她想象门廊上的雪、雪橇、乌黑的天空、教堂里的人群、刺柏的气味，不由得心里害怕，可是她仍旧决定过一忽儿就起来，做早弥撒去。她在床上享受温暖，跟睡意挣扎着。睡意却仿佛故意捣乱似的，偏偏在不该睡的时候显得特别香甜。在她蒙蒙眈眈地看见山上一座大花园，又看见古兴的那所房子的时候，却又时时刻刻不放心，想着她得马上起床到教堂去。

然而等到她起床，天却已经大亮，时钟指着九点半了。夜里新下了一场大雪，树木披上银装，空气异常明净、清澈、柔和，因此安娜·阿基莫芙娜一看窗外，首先就想深深地呼吸一下。她洗脸的时候，早先儿童时代的感情的残余，那种过圣诞节的欢乐，突然在她胸中颤动了一下，这以后，她的心灵就变得轻松，自由，纯净，仿佛连她的心灵都洗干净，或者浸在白雪里了。玛霞穿着节日的盛装，腰部勒得很紧，走进来拜节；然后她花很长的工夫给女主人梳头，帮她穿好连衣裙。这件精致华丽的新连衣裙的气味和穿在身上的感觉，它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和新洒的香水的气味，使得安娜·阿基莫芙娜兴奋起来。

“今天是圣诞节，”她快活地对玛霞说。“现在我们要算命了。”

“去年我算过命，说是我要嫁给一个老头子。算了三次都是这样。”

“得了吧，上帝是仁慈的。”

“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安娜·阿基莫芙娜？我是这样想的，像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还不如索性嫁给老头子好，”玛霞悲伤地说，叹了一口气。“我已经二十一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这所房子里，人人都知道红头发的玛霞爱上了听差米宪卡，这种深

沉热烈而又无望的爱情已经持续三年了。

“得了，别说废话，”安娜·阿基莫芙娜安慰道。“我都快要三十岁了，可是我仍旧准备嫁个青年人。”

女主人换衣服的时候，米宪卡穿一件新燕尾服和一双漆皮鞋，在大厅里和客厅里走来走去，等着她出来，好给她拜节。他走路素来有点特别，脚步又软又轻，谁要是在这当儿瞧着他的腿和胳膊，瞧着他低下的头，也许会以为他不是简单地走路，而是学着跳卡德里尔舞的第一段舞步呢。尽管他留着精致的、像丝绒般柔软的唇髭，外貌漂亮，甚至带点滑头的味道，可是他为人稳重，小心，笃信宗教，像老人一样。他祈祷上帝的时候老是叩头，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摇动香炉，散出香气。他对有钱有势的人总是恭恭敬敬，十分崇拜，可是见了穷人和各种告帮的人，他却以他那纯粹听差的灵魂蔑视他们。他那浆硬的衬衫里还有一件法兰绒内衣，那是他冬夏常穿，对他的健康十分宝贵的。他的耳朵里塞着棉花。

等到安娜·阿基莫芙娜同玛霞穿过大厅，他就低下头，略微歪着脑袋，用他那好听的、蜜糖样的声调说：

“我荣幸地庆贺您，安娜·阿基莫芙娜，愉快地度过基督诞生的极隆重的节日。”

安娜·阿基莫芙娜赏给他五个卢布，可怜的玛霞简直呆住了。他那节日的装束、他的姿态、他的声调、他所说的话，都优美文雅得使她吃惊。她跟着她的小姐往前走去，可是她已经什么都不能想，什么都看不见，光是微笑着，时而笑得快乐，时而笑得辛酸。

这所房子的上面一层叫做上房，或者迎客的正屋，下面一层由姑母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掌管，叫做生意房，老人房，或者干脆叫女人房。楼上照例招待贵族和受过教育的客人，楼下招待普通的客人和姑母自己的朋友。漂亮而丰满的安娜·阿基莫芙娜走下楼去，她身体健康，依旧年轻、鲜艳，感到自己身上穿的那件华丽的连衣裙似乎光芒四射。她在楼下遭到

了责难，大家怪她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却忘了上帝，睡过了头，错过了弥撒，而且没有下楼来开斋；同时大家又把手一拍，诚恳地说，她非凡漂亮，与众不同。她相信这些话，笑起来，吻她们，给她们钱，有的一个卢布，有的三个卢布，有的五个卢布，要看各人的身份而定。她喜欢楼下。不管你往哪儿看，那些神龛啦，圣像啦，长明灯啦，教士的肖像啦，都有修道院的味道。厨房里刀子叮当响，所有的房间里已经弥漫着一股荤菜的很香的气味。涂过油漆的黄色地板发亮，从房门口到挂圣像的墙角铺着带鲜蓝色花条的窄地毯，像是一条小径。刺目的阳光直射进窗里来。

饭厅里坐着几个陌生的老太婆。瓦尔瓦鲁希卡的房间里也有几个老太婆，另外有个聋哑的少女，老是为了什么事害臊，嘴里嘟哝着：“卜勒，卜勒……。”有两个精瘦的小姑娘是为了过节而从孤儿院里被领出来的，她们走到安娜·阿基莫芙娜跟前想吻她的手，可是被她那件华丽的连衣裙吓呆，在她面前站住不动了。她发现有个小姑娘眼睛有点斜视，想到这个小姑娘会遭到年轻小伙子们的轻慢，永远也嫁不出去，于是她那轻松欢快的心情起了变化，她的心突然痛苦地缩紧了。厨娘阿加芙尤希卡的房间里，在茶炊旁边坐着五个身材魁伟的乡下人，穿着新衬衫。他们不是工厂里的工人，而是厨娘的亲戚。这些乡下人看见安娜·阿基莫芙娜，就从座位上跳起来，为了顾到礼貌而停止咀嚼，可是嘴里都装满了东西。厨师斯捷潘从厨房出来，走进这个房间，头上戴着白色厨师帽，手里拿着切菜刀，给她拜节来了；穿着毡靴的扫院人也走进来给她拜节。运水的工人胡子上挂着小冰柱，站在外面往里看，却不敢走进来。

安娜·阿基莫芙娜走遍所有的房间，身后跟着她的全班人马：姑母、瓦尔瓦鲁希卡、尼康德罗芙娜、女缝工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楼下的玛霞。瓦尔瓦鲁希卡又瘦又单薄，身量却高，高过这所房子里的一切人。她穿一身黑色衣服，冒出柏树和咖啡的气味，在每个房间里见到圣像都要在胸前画十字，弯下腰深深地鞠躬。人们一看见她，不知什么缘故，总会想